

# 旅游流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内涵新论

陈海波

(湖南城市学院 商学院, 湖南 益阳 413000)

**摘要:** 在借鉴和思考的基础上, 将旅游流界定为: 旅游者在一次旅游活动中所产生的位移为零的空间移位现象。对当前旅游流的流质、流势、流向等观察维度进行了补充说明, 并分析了旅游流的动力机制和运动模型。指出时间性、移动性以及空间性影响旅游流的绝对流势, 绝对流势经过推动和阻碍因素的双重作用后变为相对流势, 相对流势决定着旅游流的流速和流向。

**关键词:** 旅游流; 内涵; 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41 (2017) 01-0022-10

在旅游研究领域, 最能体现现代大众旅游现象群体性特征的学术范畴就是旅游流<sup>[1]</sup>。旅游流的强度大小、分布状况、空间等级结构的差异, 关系到国家、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旅游生产力空间布局、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关系到旅游资源、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服务设施能否得到合理利用, 影响旅游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sup>[2]</sup>。因此, 对旅游流的研究乃是旅游学基本理论与现实世界进行衔接的一个关键的节点<sup>[3]</sup>。然而, 近些年来, 随着旅游活动形态的不断发展, 既有的一些成果对现象的解释以及实践的指导显得有些乏力, 本文在借鉴和思考的基础上, 对旅游流的概念内涵和理论框架进行再认识, 期望能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 一、当前研究进展与症结

钟士恩、谢彦君、吴晋峰、张佑印、董培海等人均对既有成果进行过较细致的梳理<sup>[1,4-5]</sup>。在国外, 旅游流研究只是旅游学研究中的一部分, 系统性研究相对较少, 其内容主要集中在时空模式、空间流量、旅游流影响等三个方面。国内旅游流的研究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地理学者对于旅游的研究有其独特的角度, 以空间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区别、见长于其他学科<sup>[6]</sup>, 是旅游流研究的主要力量。有学者甚至声称“旅游流的研究是从地理学角度对旅游学研究框架的重构”<sup>[5]42</sup>。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理论体系、时空模式、空间流量、产生机理、空

**基金项目:** 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课题“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业转型发展研究”(2015ZZ006);

益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古城镇旅游商业化问题研究”(2014YS33)。

**作者简介:** 陈海波 (1984—), 男, 讲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基础理论与旅游市场。

间辐射效应等5个方面。比较而言,国内的研究内容相对较全,并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国外的所有内容。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重实证分析,轻理论研究;重旅游客流研究,轻旅游信息流、物流和能流的研究;出境旅游流研究薄弱;没有揭示出全国尺度上的旅游流时空演化规律、影响因素和演化机制;国际旅游流研究欠缺;研究方法缺乏原创性<sup>[4]25</sup>。

基础理论是旅游流研究的命门。总体上看,一些久而未决的理论问题极大地阻滞了旅游流研究的推进。首当其冲的是旅游流的概念内涵。道格拉斯·皮尔斯在其著作《现代旅游的地理分析》一书中,首次运用了旅游流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对旅游流的定义作明确的交代。麦金托什(1995)将其界定为从旅游客源地到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客流<sup>[6]</sup>。国内学者最开始也习惯使用旅游客流一词<sup>[3]314</sup>。目前受学界关注的概念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概念认为旅游流是指客源地与目的地以及目的地与目的地之间的单向、双向旅游客流、信息流、资金流、物质流、能量流和文化流的集合<sup>[7]</sup>。狭义的观点认为旅游流是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区域上由于旅游需求的近似而引起的旅游者集体性空间移位现象,具体是指旅游者从客源地向目的地流动的人群数量和流动模式。广义的观点被认为并不是面对事实本身自然生发的,而是出自一些功利性的目的主观建构起来的。而狭义的观点也因其涉及的范围仍然较广,也不够明确。观察维度方面,谢彦君认为旅游流的特征通常都会表现在时间、流量和流向三个维度上。张佑印、马耀峰等拓展提出了流质、流势等维度。此外还有流动力、流效应等内容<sup>[8]</sup>。学者们围绕这些维度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特别是流向、流量等成为国内外实证研究的绝对主角,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献,形成或发展了一批重要的理论模型和观点。但正如董培海、张佑印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该部分的计量研究存在模型指标单一、原创性和针对性不强,数据科学性和完整性不足,大、中尺度案例研究多,微观尺度或共有规律研究少等问题。

笔者认为,导致当前研究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因是旅游学的不成熟。旅游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形成、运动和发展都有自身的矛盾和规律。对旅游活动所引起的基本矛盾以及发展规律的探索,是旅游学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sup>[9]</sup>。相比于传统优势学科,旅游学发展的历史短,立身理论薄弱,目前连旅游这个基石性概念都尚未达成共识,遑论有效识别旅游者了,至于旅游流则更显遥远。限于身份识别、统计技术等主客观原因,游客数据收集难以保证科学性、动态性和完备性,稍有不慎,就会使得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因此,重新审视旅游流的本质和形成机理,成为破解当前困境的适当选择。本文的研究即是这样的一次尝试。

## 二、新的认识视角

### (一) 理论的梳理

从旅游的全过程来看,旅游者总是从家中出来,最后再回到家中。雷珀曾构

建了一个模型对此进行解释,该模型包含了旅游者、地理区域和旅游业三个基本要素,非常巧妙地整合了一次旅游活动的全过程。他认为,由旅游活动所引起的各种现象和问题都包含在这个过程中<sup>[3]318</sup>。但美中不足的是,该模型从地域差异视角人为划分了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途径地区,忽略了旅游客源地同时也可以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基本事实。与此同时,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特别是旅游途径地区的范围可大可小,如因为“车窗风景线”的打造,人们虽然仍在原来意义上的“旅游途径地区”,却早已经开始旅游体验中的审美体验了。马里奥特也曾提出,联结永久居留地(出发地)与旅游中心(目的地)的三种不同的路径—进入路径、休闲路径和返回路径。沿着休闲路径的人一路上都在使用各种旅游设施,甚至对那些本不属于旅游目的地的路过地的设施,旅游者也会使用<sup>[3]324</sup>。可见,该观点也和雷珀模型一样,缺乏进一步的解释力。近些年来,社会科学,尤其是地理学和社会学,正在对旅游的定义进行重新思考。他们将旅游看做是人的一种移动方式。旅游不再被认为是某种特别的活动,而是一般社会活动中的普通部分。这种旅游定义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而大大缩短了世界的时空距离,人们在一天内就能访问远距离的目的地。但这种定义方式也引起了很多的问题:一是混淆了居住地、工作地和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区别,二是混淆了通勤者、购物者和移居者等不同类型旅行者的区别<sup>[10]</sup>。保继刚认为,研究者可以将旅游视为不同于人口迁移、通勤、农民工流动等流动的一种空间流动方式<sup>[11]</sup>。因为“旅游同其他休闲方式,例如在家休闲(看电视等)或户外休闲(去当地游泳池等),本质的不同在于旅行要素”<sup>[12]</sup>。因此,旅游流是旅游者的流动。

## (二) 旅游流的本质

旅游者进行流动,这就涉及主体的空间和时间转换问题。“异地、非惯常环境、日常生活和工作地点以外的地方、闲暇(余暇)、自由时间”等词语常被用来描述旅游活动的空间和时间性质<sup>[13-14]</sup>。根据张凌云的观点,人的环境由惯常环境和非惯常环境构成,离开惯常环境进入非惯常环境是旅游的必要条件<sup>[15]</sup>。陈海波借鉴和比较了张凌云、谢彦君等人的成果,将旅游定义为:人们在一段离开惯常环境但位移为零的生存状态里,利用闲暇时间开展的体验活动<sup>[16]</sup>。结合旅游人地关系理论<sup>[17]</sup>,本文给出旅游流的新定义:旅游流是旅游者在一次旅游活动中所产生的位移为零的空间移位现象。这里需要特别辨析旅游流的规模问题。张佑印等认为单个旅游者所形成的空间轨迹不能算作是旅游流,只有长期稳定的游客流动所形成的空间轨迹才能称之为完整成熟的旅游流<sup>[5]40</sup>。笔者认为,这脱离了旅游流的本质,陷入了一种误解,其观点实际上是地理意义上的“旅游通道”,犹如鲁迅的“地上本没有路”这一名言所表达的那样。单个旅游者完成的空间轨迹“闭环”,就是旅游流。旅游者的人数越多,只是说明其强度越大,这好比流星和流星雨之间的关系。

### 三、旅游流的形成机理

#### (一) 旅游流的观察维度

根据现象学的方法,可以将旅游流当成“物”的流动,即把旅游者当成是物体。因此,学者们提出的流质、流势、流量、流向等观察维度能较好地刻画旅游流的特征,它们均应在概念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是其具体含义存在着沿用、补充或更新的差别情况。这些概念中,流量较好理解,流质、流势、流向则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流质。张佑印将流质定义为旅游流内部游客的类型及个人特征构成(如国籍构成、年龄构成、性别构成、消费构成、文化构成等)<sup>[8]20-26</sup>。李振亭等认为,流质是特定规模(流量)旅游流的质量,即特定旅游流能否带来与其相对应的资金流、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和文化流等<sup>[18]</sup>。这两种观点看起来大相径庭。根据汉南等(2006)的观点,全球秩序日益被旅游者、工人、恐怖分子、学生、移民者、避难者、科学家/学者、家庭成员、商务人员、士兵、外籍务工者等等所交错<sup>[19]</sup>。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世界的各种事物都处于运动之中<sup>[20]</sup>。因此,流质可以在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其一是相比于其他类型如学生流等,旅游流流质指的是旅游者。其二是旅游流质还可以根据某个显著或适用的特征进行再细分,如老年旅游者则指的是老年旅游流质。流质是所有特征维度中最关键的一个,对其他维度具有决定性影响。因为“不同流质的旅游流对旅游目的地的偏好和游览方式均会存在很大差异,进而引起旅游流流向、流速等特征的差异”<sup>[8]20-26</sup>。本文认为,旅游流的流质无需涉及与其相对应的资金流、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和文化流等,因为资金、信息、物质、能量以及文化本身就是各不相同的流质且也处在高度流动的状态当中,旅游流也是其流动的一种动因并表现出独特的规律性。

其次,流势。根据张佑印的观点,旅游流流势是指旅游流集聚扩散趋势及潜力的大小。一般而言,旅游流流势越大,旅游流的流速、长度及强度越大。影响旅游流流势的主要因素有游客的旅游欲望强度、游客的个人收入、游客的闲暇时间等等。作者进而提出了流势的计算公式(物理学中静止势能计算公式)<sup>[8]20-26</sup>。读者可以发现,该观点受雷珀模型的影响依然较深,存在主观构建的色彩。笔者认为,流势也可以称为流势能。犹如自然界的水流一样,旅游者的流动需要有一定的流势才能实现,比如人们需要为旅游活动进行金钱、时间和精力上的准备,这就是一个蓄势的过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流势,受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月收入、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等等多样因素的影响。可以进一步将旅游流的流势分为绝对流势和相对流势。绝对流势是指流势的绝对值,不涉及指向。基于流质的纵向比较上,绝对流势是上升的,如一个现代人肯定高过古人;横向比较上则存在分异情况,如城市居民的绝对流势一般高于农村。相对流势是指相对特

定对象的流势，主要受两者之间一些系统因素如旅游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区位条件、经济条件、旅游产品结构、旅游服务设施水平和旅游者自身特征等因素的影响<sup>[21]</sup>，相对流势越大，旅游流的流速、流程就可能越大。

第三，流向。旅游流的流向，其实质就是旅游者闲暇时间在其非惯常环境里的时序分布方向。旅游流的流向由相对流势所决定，往往受资源格局、行为规律等多种因素影响，通常具有“趋高性、向丰性”等特点<sup>[22]</sup>，它影响着空间效应的范围及方向，同时对目的地体系等级分化具有影响、促进作用。从根本上看，不同旅游者的流向不尽相同，但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旅游的组织形式（如团队旅游等）、车船飞机等交通设施的共同依赖性、旅游产品的标准化以及旅游者的人的需要的内在近似性等因素的影响，现实中往往可能形成强度大且稳定、方向相同的旅游流，如全球形成了三大沿经线方向由北向南的度假旅游流，均是流向低纬度的“3S”地带。这三大旅游流分别是：北美流向加勒比海地区；欧洲国家流向地中海沿岸地区；中、日、韩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流向东南亚、夏威夷和中国海南省。此外，还可能出现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类型“中心地”的自组织集聚或扩散流向，如从全境流向省会、首都或者反向扩散流向全境的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中心地”之间的双向旅游流也是不可忽视的。

## （二）旅游流的动力机制

旅游流的动力机制，其实质就是旅游流流势的产生和作用机理。对此，较多学科进行了探索和解释。如旅游心理学的“推拉”理论、旅游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旅游地理学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旅游社会学的“神圣旅程”以及对现代性的“好恶交织”等等<sup>[23-24]</sup>。杨兴柱等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认为旅游流驱动机制是由客源地的旅游需求推动和旅游地的吸引力所构成，同时还受两地阻力的影响。此外，其还受到客源地与目的地空间结构力作用<sup>[25]</sup>。该模型体现了一定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从旅游流流势的角度来看，旅游流的动力机制能够用图1来解释。图中的流质，指的是个体旅游者。时间性、移动性和空间性影响着流质的绝对流势，绝对流势经过推动因素和阻碍因素的综合作用后，变为相对流势并最终表现出流向、流速等特征。现将图中各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分别进行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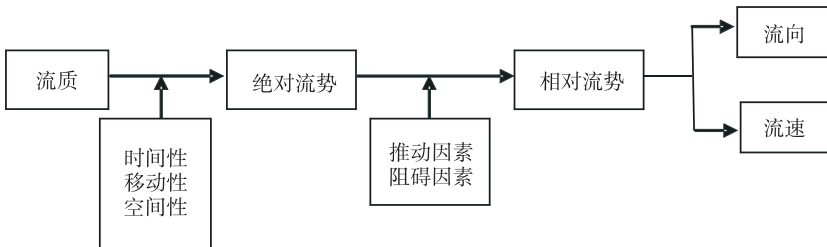


图1 旅游流的微观动力机制

第一，时间性。人的生命主要表现为长短各异的时间，“所有人都是通过出卖自己的时间而获得报酬，所有的报酬都标明时间量。”因此，时间性是一种感受、看待和利用时间的方式。从这个角度上看，“历史不再发生在时间中，而是因为时间而发生。时间凭借自身的条件而变成了一种动态过程的和历史的力量的”<sup>[26]</sup>。时间性对旅游者绝对流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闲暇时间的总量不断增多。“几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进步，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也提供了与时俱增的闲暇时间。其二，闲暇时间的意义得到彰显。休闲，即闲暇时间的体验，其功能日益受到肯定。如杜马哲迪尔认为休闲具有休息、心情转换和自我开发的功能。约翰·凯利更是认为休闲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以存在或“成为”为目标的自由<sup>[27]</sup>。曾经被当做贬义词的“游手好闲”，价值上也开始实现正名。其三，闲暇时间的权利渐被主张。经济学中的“闲暇悖论”表明，更多的闲暇像大多数商品一样，当收入增加时更令人神往。对闲暇时间的追求，日益成为人们一种有意识的行为。

第二，移动性。移动性指的是个体物理意义上移动的方式、能力等方面，包括受生物属性（性别、年龄、体能）影响的自主式移动以及借助外在工具的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交通技术、设施和工具不断取得新的进步，人类的移动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舒适化，移动能力不断增强，“上山、下乡、飞天、入海”成为时代热潮。移动性与地理学、社会学、物理学、流行病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等学科共同关注的主题——流动性（Human mobility）<sup>[28]</sup>，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移动性更接近英文单词 movement，它是 mobility 的物理基础，不涉及到主体的社会背景因素。移动性对旅游流绝对流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使得人们用时间换取空间或达到新空间的能力、效率大大提升，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其二是移动性既时间性发展的结果，也是时间性发展的原因。人们在新的时间意识的驱动下追求更强的移动能力，但同时更强的移动能力又能推动时间性的进一步发展。如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能有效扩大社会生产，产生更多的闲暇时间，但也正因为移动性的发展才使得基于分工的协作成为可能并最终成就了分工。

第三，空间性。空间性主要指的是空间的人文与社会内涵，也可以称为空间的社会性。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空洞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提倡学界要从关心“空间中的生产”转为“空间本身的生产”。他指出，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到生产力和产物之中<sup>[29]</sup>。特定的空间，具有“洼地效应”，能够吸引人才、资金、信息等的汇聚，比如，改革开放初期设立深圳特区，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南下淘金者，深圳也由当初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特大城市。上海新天地空间生产的现代性下面，建筑、身体、记忆、意象、自我及其携带的意义体共同参与了旧城改造<sup>[30]</sup>，形成了一个

新的具有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都市旅游景点。空间性属于旅游流动力机制中拉力的部分。“在工业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历史、自然、工作以及‘工作的地方’也被转变为游客好奇的目标。旅游市场不断扩张,第四世界的旅游业也得以由边缘走向中心,并迅速演化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成为潜在的旅游地”<sup>[31]</sup>。随着大资本进入旅游业,旅游空间的生产更是如火如荼,其也开始成为广告宣传的对象,散发着诱人的吸引力。

第四,推动因素和阻碍因素。绝对流势并不直接形成旅游流,而是在经过阻碍因素和推动因素的综合作用后,形成相对流势。相对流势针对具体的对象,其形成的推动因素有客观外在和主观内在两种。前一种主要是其他活动的引致或引发,如公务、商务、家庭及个人事务以及人际、社交事务等,此外,还有社会空间的不断被建构,加速了人的惯常环境向非惯常环境的转变;后一种主要是个人的内驱力,如兴趣、偏好、平衡性吸引等。阻碍因素方面,首要表现为其他休闲方式对旅游休闲的争夺和挤压。如前所述,旅游休闲是发生在非惯常环境里的休闲,随着休闲方式的日新月异,惯常环境里日常休闲的吸引力也日益凸显。其次是流动性的制约因素,如物质、法律、经济及政治壁垒等。关于阻碍因素的具体类目上,国外学者克劳福德、戈比德提出的个人阻碍、人际阻碍和结构阻碍模型被广为引用。其中,个人阻碍包括压力、忧虑、焦虑、信仰、参考团体的休闲态度、知觉个人能力、对休闲活动的主观评价等。人际阻碍是指没有合适或足够的休闲参与伙伴。结构阻碍是指季节、休闲资源、设备、时间、金钱以及休闲机会等<sup>[32]</sup>。需要指出的是,针对不同流质个体,推动因素和阻碍因素是差别化的。

现代社会之所以形成强度如此蔚为大观的旅游流,其根本原因就是时间性、移动性和空间性的发展所致。它提升了各种流质的绝对流势,同时推动因素不断涌现,阻碍因素在旅游的产业事业属性被广泛认识后日渐被破除,各种流质的相对流势得以提高,如今旅游已经成为参与面最广的人类活动之一。

### (三) 旅游流的运动模型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一些从空间角度探讨旅游流的结构特征的模型,如马里奥特的两地间模型、康贝尔的休闲与度假模型以及兰德格林的空间分层模型以及影响力较大的雷珀模型等<sup>[10]323-329</sup>。申葆嘉(2010)认为,旅游活动的运行,一般存在着两种方式:一种是交通线上的运行,可以称为“线上运行”;另一种是在旅游目的地的运行,可以称为“点上运行”<sup>[9]60-65</sup>。但是,这些模型并未将影响旅游流运动的各种因素予以考虑并加以刻画,只是对其空间关系的直观描述。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左冰(2006)提出了交通、住宿、餐饮、娱乐、购物等要素时间并指出:“旅游者将时间嵌入式地分配于他们所置身的空间,同时其空间行为又被时间性地建构起来形成完整的旅游体验”,“旅游是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统一形式”<sup>[33]</sup>。黄潇婷(2010)认为,应用时空路径概念,能够对旅游者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信息进行捕获和分析,对于理解旅游者行为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sup>[34]</sup>。这些观点与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针对日常通勤活动的时空棱柱体模型有类似之处<sup>[35]</sup>。借鉴其思路，可以画出旅游流的运动模型（图2和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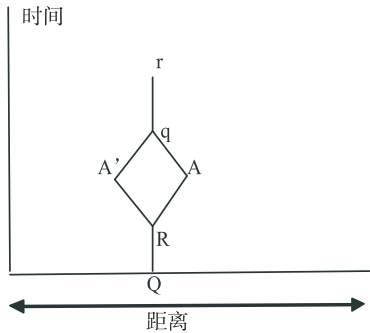


图2 一日游运动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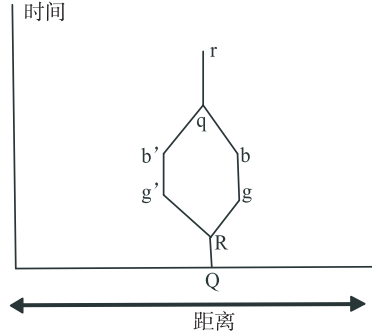


图3 二日游运动示意图

一个人的旅游活动必须同时满足非惯常环境和闲暇时间等条件。图2和图3中的距离，表示人与其惯常环境的距离，因此，QR线段表示人前往开展旅游活动但仍未离开惯常环境时的运动状态，QR线段的长度由交通方式所决定，选择的交通工具越快捷，QR线段就越短，反之亦反。qr线段表示人返程时在惯常环境中的运动状态，其特性与QR相同。图1表示的是一日游的状态，因此没有垂线gb（g' b'），因为该垂线表示的是过夜的休息时间，距离不发生变化。折线RA（A'）和A（A'）q代表人在非惯常环境里的运动状态。特别需要说明的是，RA（A'）、A（A'）q四条线段的斜率（K）可以为正值，也可以为负值，大小也可以变化，一般来说，旅游者的移动速度越快，K值就越小。当然，图2和图3只是表现了旅游活动的一日游和两日游这两种情况，多日游等变异情况未能进行描述，但其整体的思路是相似的。另一方面，根据前文中移动性、时间性等论述，可以认为，在相同的时间约束下，该图形可以横向膨大，即在相同的时间内到达更远的地方开展旅游活动。与此同时，其也可以整体膨大，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闲暇时间整体呈增长趋势。纵观人类旅游活动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旅游流运动模型不断膨大的过程。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去往外太空、月球旅游也将成为现实。

#### 四、结语

在借鉴和思考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旅游流的新定义：旅游流是旅游者在一次旅游活动中所产生的位移为零的空间移位现象。同时，对当前旅游流的几个观察维度如流质、流势、流向等进行了补充说明，并分析了旅游流的动力机制和运动模型。指出时间性、移动性和空间性影响旅游流的绝对流势，绝对流势经过推动和阻碍因素的双重作用后变为相对流势，相对流势决定着旅游流的流速和流



向。笔者认为,个体的旅游行为可以追溯到文明的最上游,因而旅游流不是近代社会才有的现象,也非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是在近代旅游业形成之前,旅游流都表现出流质流向单一、流量小、流程短以及流速慢等特征。旅游流将成为旅游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并同样可能发展出比较系统的理论范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旅游流流量的时空分布宏观模式与分异特征、集聚扩散机制、演化演变规律等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大数据手段的运用,通过定位技术获得的过程数据和“事后离境”的结果数据,海量个体旅游者的旅游流“闭环”所表现出来的群体共性特征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明晰。

### [参考文献]

- [1] 董培海,李伟. 国内旅游流基础理论研究述评 [J]. 旅游研究, 2015, 7 (1): 34-40.
- [2] 章锦河,张捷,李娜,等. 中国国内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 [J]. 地理研究, 2005, 24 (2): 293-303.
- [3] 谢彦君. 基础旅游学 [M]. 第三版.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1: 314-329.
- [4] 吴晋峰,王鑫,郭峰,等. 我国旅游流研究进展与展望 [J]. 人文地理, 2013 (4): 20-26.
- [5] 张佑印,顾静,马耀峰. 旅游流研究的进展、评价与展望 [J]. 旅游学刊, 2013, 28 (6): 38-46.
- [6] 保继刚,楚义芳. 旅游地理学 [M]. 第三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1-10.
- [7] 唐顺铁,郭来喜. 旅游流体系研究 [J]. 旅游学刊, 1998 (3): 38-41.
- [8] 张佑印. 北京入境集聚扩散旅游流时空演变规律及动力机制研究 [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20-26.
- [9] 申葆嘉. 旅游学原理——旅游运行规律研究之系统陈述 [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0: 11.
- [10] 克里斯·库珀. 旅游学 [M]. 第三版. 张莉莉,蔡利平,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6-58.
- [11] 保继刚. 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问题缺失的现状与反思 [J]. 旅游学刊, 2010, 25 (10): 13-17.
- [12] Pearce D G. Tourism today: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M]. Harlow: Longman, 1987: 1-19.
- [13] 张凌云. 国际上流行的旅游定义和概念综述——兼对旅游本质的再认识 [J]. 旅游学刊, 2008, 23 (1): 86-91.
- [14] 杨振之. 论旅游的本质 [J]. 旅游学刊, 2014, 29 (3): 13-21.
- [15] 张凌云. 非惯常环境: 旅游核心概念的再研究——建构旅游学研究框架的一种尝试 [J]. 旅游学刊, 2009, 24 (7): 12-17.
- [16] 陈海波. 旅游概念界定与旅游学科框架构建的一个新视角 [J]. 旅游学刊, 2016, 31 (4): 62-70.
- [17] 黄震方,黄睿. 基于人地关系的旅游地理学理论透视与学术创新 [J]. 地理研究, 2015, 34 (1): 15-26.
- [18] 李振亭,马耀峰,李创新,等. 近20年来中国入境旅游流流量与流质的变化分析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40 (1): 94-99.
- [19] Kevin H, Mimi S, John U. Editorial: Mobilities, immobilities and moorings [J]. Mobility, 2006, 1 (1): 1-22.
- [20] John U. Mobilities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1-20.
- [21] 汪德根. 京沪高铁对主要站点旅游流时空分布影响 [J]. 旅游学刊, 2014, 29 (1): 75-82.
- [22] 张红. 我国旅游热点城市境外游客旅游流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J]. 人文地理, 2000, 15 (2): 56-57.
- [23] 龙江智. 从体验视角看旅游的本质及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 [J]. 旅游学刊, 2005, 20 (1): 21-26.

- [24] 王宁. 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J]. 社会学研究, 1999 (6): 93-102.
- [25] 杨兴柱, 顾朝林, 王群. 旅游流驱动力系统分析 [J]. 地理研究, 2011, 30 (1): 23-36.
- [26] 景天魁, 何健, 邓万春, 等. 时空社会学: 理论和方法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7.
- [27] 李仲广. 休闲学 [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1: 26-28.
- [28] 陆锋, 刘康, 陈洁. 大数据时代的人类移动性研究 [J]. 地球信息科学, 2014, 16 (5): 665-672.
- [29] 郭文. 旅游空间生产: 理论探索与古镇实践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14-34.
- [30] 邹丹丹. 现代性怀旧和记忆的空间生产——以上海新天地为例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2 (2): 24-29.
- [31] 董培海, 李伟. 旅游、现代性与怀旧——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J]. 旅游学刊, 2013, 28 (4): 110-120.
- [32] Crawford D W, Godbey G. Reconceptualizing barriers to family leisure [J]. Leisure Sciences, 1987, 9 (2): 119-127.
- [33] 左冰. 旅游学研究的时空视角: 一种概念性理论框架 [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17 (1): 18-23, 43.
- [34] 黄潇婷. 时间地理学与旅游规划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0, 25 (6): 40-44.
- [35] 赵荣等. 人文地理学 [M]. 第二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62.

##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tourism flow and new discussion on the theoretic connotation

CHEN Haibo

(Business Department,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413000, Hunan,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ference and consideration, this paper gives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tourism flow. It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of zero displacement generated by tourists in a tourism activity. Some dimensions of tourist flow, such as flow liquid, potential, course, dynamic mechanism and the motion model are discussed. The absolute potential changes into the relative potential through the dual role of promoting and hindering factors, velocity and direction of relative potential determines the tourist flow. The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 tourist flow and their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tourism flow; connotation; dynamic mechanism

[责任编辑: 王文静]